

鶴

林

集

一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膳錄監生臣汪葆

膳錄監生臣徐元秀

欽定四庫全書

鶴林集卷二十九

宋 吳泳 撰

書

與真西山書

某生長東蜀自小學讀書競強而仕已知有先生長者
之名欲趨拜於下風而道遠江長莫能羸糧撰屨此外
惟以書請益而又墮於因循既作復輟先儒謂悠悠潰
潰虛過歲月是可懼也去年春令尋稅院相過始得尚

書所為文冠帶讀之夜氣一箴冥升利于不息之正也
拱極一記考槃在澗永矢弗諼之義也楮衾一銘怙侈
滅義服美於人之訓也坐右十圖簡而嚴勉諭僚屬四
事明而切翰林詞章一編溫醇深潤其思油然以幽其
味黥然以長也某雖未識尚書之面茲見其心矣化敝
文衰人物消磨故國之喬木零落殆盡新田之采芑培
埴未豐中外所屬望以扶持世教康濟時屯者尚書一
人而已命名纔盼朝野胥慶咸謂溫公起洛譬之游龍

能出雲雨蜀公起蜀譬之麟鳳能服猛鷲蓋羣賢翕聚
固為朝家美瑞而大賢出處尤闕國之重輕是必求有
以副海內之望可也今弊事方更而未盡危機交急而
弗停金滅元興憂端方始最是人心蠱壞陷溺既深非
得華佗換腸滌胃之方恐亦未可卒抹尚書經濟之藏
著幾古今必知所處於此矣某材不能適時用學不能
輔理化漫以片文隻字奏於作者之庭詞雖未工忌者
已衆每思黃離畜牝之吉深味中庸尚絅之訓若非韜

晦定速顛隳所賴尚書主吾道之宗盟立斯文之慧命
盈庭吉士倚作金城如某者儻得一望聲容參侍誨語
持是以歸見鄉父兄是亦終身之願也草此修問瞻望
旌榮乞為宗社保重

上劉左史書

某聞之國之有老臣猶人之一身有元氣也功名魁傑
之士容或可少於時而至於耆儒宿德則宗社之所倚
重朝廷之所尊信天下萬世之所取法而一不培養封

殖焉則是猶氣體不完精神不接而欲運其手足肩背
亦將漠然不我應矣書曰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
克正謂此也故嘗以為國家真元之運息養於慶歷之
時枯亡於熙豐之際而復清明於元祐之日衆正登用
大姦屏絕士大夫慶於朝庶人歌於路故在慶歷則猶
平旦之氣老臣漸疏新進用事素有勲望者納政在里
第而年德彌高者各自放於洛故在熙豐則猶旦晝之
氣一法令之不便則累章以力爭一除授之得人則寓

書而志喜待之以扶持之殊禮寵之以不拜之彌文逸之以經筵朝參之節申之以遣使咨訪之重故在元祐則猶中夜清明之氣然是氣也清明常在不為息養而加不為枯亡而損扶天地之心壽國家之脉立生民之命與晝夜陰陽坤乾復垢相為無有終窮至於今日又不待讀聖德頌者英序元祐黨碑而後知其梗概也方今天下勲德閎大為四朝元老學問粹正為天子舊臣兼山黃公之後獨侍郎一人歸乎靈光之存耳然政有

關於社稷事有繫於安危侍郎不言又誰言耶比聞之道
路播之封章則侍郎蓋以儲嗣為言矣以民事為言矣
以軍政為言矣或相疑怪或相賞嘆不知此事古人日
日有也昔司馬文正之在并州也議建儲凡三狀其在
西京也六事論時政而一事及邊防其在洛十五年也
朝廷每有大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豈嘗以出位為嫌
忤時為諱耶嗚呼閱天下之理多則其見事也必明趨
榮名之念薄則其持論也必固學問苗脉自善類中來

則其為仁也必勇侍郎之與司馬文正蓋一品地為人
也朝陽之鳳何所顧而不屢鳴也今天下亦多故矣所
可言者不獨三言而已使當路者力引耆德老成置諸
左右以開諭上意則庶猶可以扶救若其護疾忌醫而
不為思則天下事去矣學校小儒無所建明於時頃得
侍郎所賜書且云道益衰矣時益危矣使世間常有善
士固無遠近親疎此不獨見侍郎懇懇憂時之至心而
於不令兄弟猶欲期之以學問器業而不俾為小人之

歸也故於安輿之就養也輒紆情素而自獻焉舊所為
辯說七篇別紙莊寫并賜覽觀不宣

上崔侍郎書

某生長東蜀少時孤露其居家所共游者不過鄉黨鄰
里之人其出而宦游於外又不數十百里之地其講學
也無河洛之全書其論事也無燕趙之奇氣其記覽為
辭章也無龍門禹穴之偉觀稟氣偏滯而規模隘執德
不宏而才膽薄狃於耳目恬習之陋冥然被驅而莫之

覺者蓋已四十年於此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孟子亦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此之謂大丈夫嘗持是說以求諸天下之豪傑或謂古人有之而今則無之也侍郎自天子侍從帥西南某雖未得覲窺風采而問之鄉人於朝訪之南方士夫於蜀則皆能道其梗概輕裘紆徐被服率素而知其為孤介人也器無重備妾無衣帛而知其為清忠人也菲於奉身薄於徼福陋於希世而知其為冲澹寡

欲人也夫舉天下物欲一不足以動其心則居官也必
廉莊軍也必莊臨財也必義立天子殿陛必能直辭正
色得志於天下必能使萬物各得其所異時新城之邑
若狹且近不足展拓才具而救飢殍盜乃有二十四考
中書所不能為之功信乎富貴貧薄者何往而不可行
志也某每愛諸葛武侯高卧南陽不求聞達其澹於榮
利若將終身焉者三十年將相何欲不遂而家之所有
僅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而已豈武侯好自抑損耶蓋

經綸天下當使清虛恬澹之意常多而功利物欲之心
常少武侯之功烈所以扶持人紀復興漢室挺挺然有
三代之英雄氣象實自清心寡慾中充廣之也胡文定
公有言人須是世味澹薄不要富貴方自激昂若胡公
者誠亦得武侯之心哉侍郎清心寡慾有武侯之資作
牧益州當武侯之任陞辭之日必欲中外通情大小協
力此已窺見用蜀之規模而入境之始登民間俗屏去
帷帳此又見夫愛惜民力之至蜀之民將頌而祝之曰

此更生我者也蜀之吏將率而勸之曰此胥訓誨我者也學校小儒有如某等亦豈敢從事文墨而不以實應先生哉某竊觀近歲蜀多弊事軍政壞於亡紀疆事狃於嘗試陟罰臧否亂於無章然此三者使法度修紀律正不過一轉移之間而至於好利之蠹則剝蝕士大夫之良心為甚此殆不可以沈痼之日為受病之始也昔熙寧創置條例司之初講利之臣多聚文章之士而充斥四方者莫非分行營幹之使彼自以新意為功名而